



六號船

郭 介 人 等 著

東北人民出版社出版

船 號 六

郭 介 人 等 著

東 北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

目 錄

六號船.....郭介人(一)

一心向黨.....路以丁(三)

六 號 船

郭 介 入

三月三十一號晚上十時，帶着『先行登陸、接應主力』任務的解放軍一部，排成戰鬪隊形的船隊，自雷州半島南端博賒港頂着雨向海南島開動。在海上與數艘敵艦經過一場激烈的戰鬪，於次日拂曉，終於在預定的登陸點——北灣，勝利的登陸了。灘頭陣地的敵人，小部分被消滅，大部分逃竄了。

撕開了突破口，佔領了灘頭陣地，集合一檢查，缺了三連政治指導員陳在範同志的六號打兵艦船。大家都着急的不得了，但情況不允許在這兒等一等，或派部隊再到海邊去找；天已經大亮，有四、五架敵機已『嗡嗡』的飛到了頭頂，馬上敵人就會調來大批援兵。所以部隊迅速的就向縱深發展了。

午後，六號船的翻譯（北方戰士不懂當地的話，須有翻譯），跑得呼吃大喘的



於次日拂曉，終於在預定的登陸點——北灣，
勝利的登陸了。

趕上部隊來了。翻譯是雷州半島的一個游擊隊員，穿的是便衣，他在船靠岸時跑出來通過敵人哨崗把守的海叉子大橋，追趕來尋找到了自己的隊伍。大家看到了翻譯，像一股旋風似的圍住了他，問：『六號船怎麼樣呀？』但他給圍着一圈希望聽好消息的人們，帶來的是一盆涼水——『唉！全完啦！』

立時，大家無言了。

翻譯第二次開了言：『因為打兵艦，與主力船失去聯絡，開錯了方向，登入敵人的砲陣地裏，叫敵人四面包圍了。除我之外，其他的人一個也沒跑出來。指導員負了重傷犧牲了。』

周圍站着的一圈人，都皺住眉頭，呆望着翻譯的臉，半天大家才像醒過來似的低下了頭，跟上繼續前進的隊列。

從聽到這個不幸的消息，一直到到達宿營地，在這幾十里路的行軍中，大隊部、中隊部的首長們和連上的同志們，兩隻腳雖然不停的走着路，但腦子裏却來回翻騰着指導員和六號船的全體同志們：『也許還能衝出幾個，也許大部分衝出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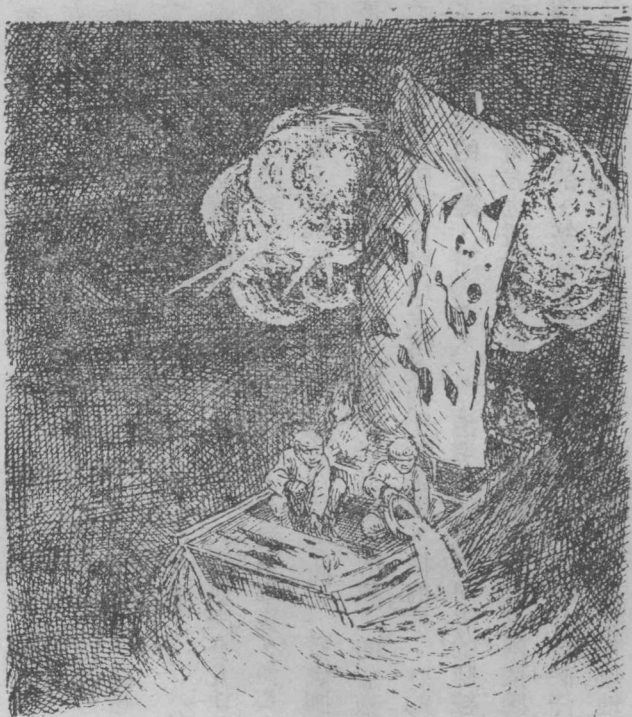


大家看到了翻譯，像一股旋風似的圍住了他，問：『六號船怎麼樣呀？』但他給圍着一圈希望聽好消息的人們，帶來的是一盆涼水——『唉！全完啦！』

了。遇上敵人狠狠打他一仗，爲他們報仇！……』

六號船是担任打兵艦船的一隻，船長是三連指導員陳在範，副船長是機砲一連二排副高富春。

船隊剛到了清水（主流），就發現了敵人兵艦。六號船配合兄弟部隊的打兵艦船，與敵艦數艘週旋，追打了半個鐘頭，掩護主力船通過之後，便與急馳前進的主力船失却了聯絡，又加上驟然天黑、霧起，遂開錯了方向，碰礁擱淺於七星嶺脚下。岸上是敵人重兵防守的前沿陣地，遭到了居高臨下的敵人的猛烈砲火的射擊。經過二十分鐘，全船人冒着岸上敵人的緊槍密砲，推的推，扛的扛，撐的撐，船才脫離了被動挨打的淺灘，開入深水。指導員陳在範同志的腿被一顆砲彈打劈了，徐少武、王立賢同志也同時負了傷。船底也讓砲彈炸破了兩個碗口大的洞，船梆上的機槍眼一片一片的，篷繩篷桿幾乎壞了一半，帆爛得好像破汗衫。海水呼呼向艙裏冒，大家拚命舀水和修補了大的破洞，勉強把船開出了幾里地。天昏昏的，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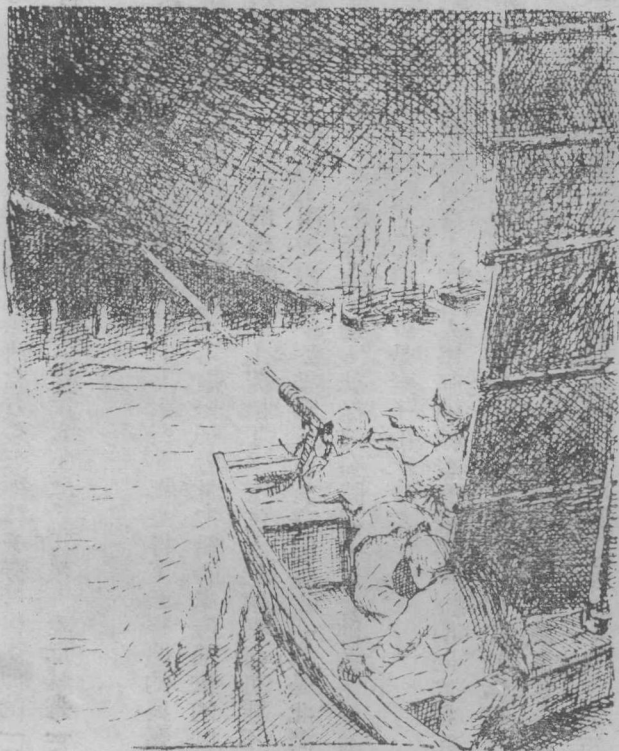
海水呼呼向艙裏冒，大家拚命舀水和修補了大的破洞，勉強把船開出了幾里地。

遠遠看見七星嶺的右側，霧氣茫茫地像北方冬天樹林子蓋着樹掛似的一片白。有人說那是村莊，也有人說那是樹林子；還是船老大有經驗，說那是一片沒落篷的船。

大家估計這就是主力船的登陸點——北灣，都像得了至寶似的興奮起來，破船抹過了頭，船老大緊緊爬在舵杆上，用盡一切力量把船向岸邊飛快的駛去，誰知離岸五、六百米，突然兩側的碉堡向船上開槍了，有的人就懷疑這可能不是北灣，有的眼力好一點的已看見了兩桅兩篷的標準船，就肯定的說：『就是北灣。』

高富春堅定的說：『不管是不是，就從這登陸了。只有前進，沒有後退！就是刀山也要登上去，只要爬上陸地，就是老子的天下！』

『對，死也死在海南島！』有人堅強的喊着。射手韓立明同志把重機槍口對準較近的兩個碉堡，水手王占福同志幫着船老大勇敢的把船向岸邊猛開。離岸還有二百多米，敵人的槍砲越打越猛；早已斃不住的機槍射手，剛聽高富春的一個字的命令『打』，他就把左眼一閉，二拇指頭一勾，『咕咕，咕咕』，二百五十發子彈，



二百五十發子彈，一氣打到船靠岸，把敵人的
所有輕重機槍壓的半天沒吭聲。

一氣打到船靠岸，把敵人的所有輕重機槍壓的半天沒吭聲。

船還沒靠穩，四班長徐光和高富春就由兩邊跳了下來，接着步槍組也跳下來向距岸一百多米的小土包前進。船上的重機槍正在拆卸，岸上敵人『嗒嗒』地打了一梭子，船上的尤興武和船老大又負了傷。站在沙灘上的高富春看見大家都下了船，只是還不見通訊員把指導員揹出艙，急得出一頭汗，剛喊：『通訊員，還不快把指導員……』——嗒嗒——又一梭子，高富春兩條大腿被穿了四個透眼兒，傷了左腿的大筋，一下子歪倒了。通訊員剛揹着指導員下了船，一粒子彈，打進了通訊員的大腿根，穿透了辜丸，『啪』一交，立時昏了過去。已負重傷的指導員，經這一摔，流血不止，犧牲了。

高富春拄着衝鋒槍起來，掙扎着走到小土包跟前，兩條腿已經染滿了血，頭上的汗珠黃豆粒一樣直往下掉。醫務員宋祿同志連忙爬過來給紮了兩個急救包，才勉強止住大股的血流。高富春爬在小土包後邊伸出頭，向四面看一看地形，他想：『守在這個地方，不行，土包太小，沒法架重機。從左邊衝過去吧？也不行，不遠又

是七星嶺下敵人的砲陣地，敵人正好用機槍封鎖。只有直着從兩邊碉堡中間衝過去，雖然兩邊敵人都能打着我們，但兩邊碉堡還相距一里多呢。對，直衝過去。」

高富春下定決心之後，就向大家說：『前進！』他們一爬起來，敵人的砲火就更加猛烈了。但他們未被敵人輕重機槍和各種砲火擋住，一氣衝了三百多米的開闊地。高富春咬着牙，忍着痛在後邊跟着，還好，沒有一個掛花的。越過了右側的兩個碉堡，突然被橫在前面的一道正在漲潮的海叉子給擋住了。海叉子的水究竟多深，是否能踰過去，在那種情況下，誰也沒去考慮，就下去了。高富春也跟着下了水。四班長領頭踰了一百來米，還沒到中間已開始蹬不着底了，高富春才叫大家又退了出來。看了看海叉子邊的小土坎，就決定在這兒守。沿着海叉子兩邊三十米遠，放出警戒哨，架起重機，大家都爬在土坎後邊。敵人大概叫剛才的二百五十發子彈打怕了，只是在碉堡裏打槍、放砲，却沒敢下來。

守住小土坎之後，高富春與四班長商量了一下對付敵人的辦法。高富春對四班長說：『我現在兩腿仍是血流不止，剛才這一踰水更痛起來了。你是個好班長，也

是個好黨員。現在把這些同志們交給你，順着海叉子邊的樹茅子，你們爬着走吧。在這兒時間久了，敵人會衝下來的。』說完把鋼筆、兩塊光洋交給了四班長。四班長心裏一陣酸，說：『指導員已經犧牲了，你現在又負了重傷，我們這麼多黨員、幹部，還有不少武器，怎能就這樣把你扔下走呢？西邊究竟能不能過去，還是個問題，我看召集個幹部會，大家來研究一下吧！』『也好。』高富春同意了這個意見，馬上召集副班長以上的幹部開緊急陣地會議。高富春跟大家說：『現在已到了情況危急的時候，也是表現我們決心、爭取立功的時候了！這會海叉子正在漲潮，踰不過去，我們應當怎麼辦？緊急危難之中，處處要靠我們黨員、幹部挺身而出，我們決不丟人，不能裝孬！』大家一致的意見是：決心守住這個小土坎，等天黑退了潮踰過去；實在踰不過去，想辦法弄一隻小船來。敵人來了就堅決和他幹，就是剩一人一槍，也要拚到底。決定守之後，四班長又把鋼筆、光洋交給了高富春；幹部們回去傳達了暫時守在這兒的決心。

兩邊敵人的槍、砲，還不停的在打，但並不準確。高富春讓大家沒事的爬在土



大家一致的意見是：決心守住這個小土坎，等天黑退了潮踹過去；實在踹不過去，想辦法弄一隻小船來。敵人來了就堅決和他幹，就是剩一人一槍，也要拚到底。

坎後邊休息。四班長看到高富春的兩腿還在流血，禁不住的要流眼淚。

『不要難過，掛花算什麼，就是犧牲了有什麼關係呢！沒有掛花、犧牲，那來的全國勝利、人民翻身呢！』高富春安慰着四班長，也安慰着大家的心。宋祿同志給幾個負傷的同志包紮之後，又爬過來給高富春換藥，又紮了兩個救急包，並安撫着說：『二排副，你放心，我一定……』還沒等他說完，高富春就打斷他的話，說：『不要多管我，其他掛花的同志，無論是輕花、重花，都要好好的包紮、換藥。』

『二排副，你放心休息吧。我不但能負責把每一個挂花的同志都包紮好，就是敵人來了，打剩我宋祿一個人，一粒子彈，也要死拚到底。我不但不能對不起黨員這兩個字，也不能沾污了遼西會戰中上級給我的戰鬥英雄的光榮稱號！』

綢堡裏的敵人，還沒有出來的象徵。有的同志在躺着休息，有的爬在土坎上機敏的監視着敵人，兩邊的警戒放出三十米以外。

這時空氣非常低沉，每個人的外表也好像平靜無事，但仔細一觀察，每個同志

都緊鎖着眉頭，腦子裏像一部小機器似的在活動着：前途會怎麼樣？海水什麼時候才落潮？萬不得已時將如何對黨對人民表現出高尚的氣節？……

突然間向右方警戒着的徐少武同志作了個手勢，大家立時拋去一切思想上的活動，都注視着右方，距徐少武同志不遠的樹茅子在動，『啪嗒』、『啪嗒』的響聲隨着樹茅子的波動向他移來，他又向大家作了個手勢，重機和步槍、衝鋒槍的槍口都對着右方，每個人都像停止了呼吸似的緊張着，幾十隻眼像幾十架探照燈一樣照射着在波動的樹茅子。

『啪嗒、啪嗒』的響聲距右方的警戒還有五、六米遠，徐少武同志突然站起來一聲『站住』，『舉起來手！』一個十八九歲的小孩子抖顫的停在徐少武同志的刺刀前。

『你是幹什麼的？』徐少武問。

『我是個鹽工』，那小孩答。

『過來，到那邊去！』徐少武把那個小孩帶到高富春跟前，又去放哨了。除了